

语序改变, 意蕴迥然

友智

语序, 语言中词语结合的先后次序。它的变动会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新意, 读之往往妙趣横生。

清朝重臣曾国藩带兵讨伐太平天国, 初期屡战屡败, 皇帝很不满意。一日, 师爷写奏折“屡战屡败, 连发援兵”, 他看后大笔一挥, 改为“屡败屡战, 连发援兵”。皇帝看后不仅发了援兵, 而且还对其顽强作战之精神大为赞赏。

1949年9月, 云南解放前夕, 大批军统特务窜入昆明, 枪杀进步学生并逮捕了90余名爱国民主人士。正准备起义的国民党云南省府主席卢汉打电报给蒋介石, 为被捕的民主人士说情。蒋介石回电是: “情有可原, 罪无可道。”可见他已决心要杀这批民主人士。卢汉立即把此电文拿给协助他筹划起义的李根源先生征询对策。李根源看后, 提笔将电文的语序颠倒了一下, 改为“罪无可道, 情有可原”。在昆明的军统特务头目阅读电文后, 以为蒋介石“恩威并行”, 既要镇压一下民主人士, 又要笼络人心。于是, 对这批爱国民主人士手下留情。

现代著名学者闻一多有一段名言, 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思想。他说: “人家说了再做, 我是做了再说; 人家说了不一定做, 我是做了不一定说。”语序一变, 就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, 让人回味无穷。

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受业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。杜威说“学校即社会”, 而陶行知反过来说“社会即学校”; 杜威说“教育即生活”, 而陶行知则说“生活即教育”。为此, 杜威说“陶行知是我的学生, 但见解比我高过千倍”。

曾在报上读到一篇谈辣椒的文章, 其中写道: “江西人不怕辣, 湖南人辣不怕, 四川人怕不辣。”同是“不”“怕”“辣”三个字, 语序变了, 意思也跟着变, 表现出语言的活泼幽默, 很是巧妙。

有一个家庭, 妻子即将分娩, 于是询问丈夫, 她生孩子后吃什么。丈夫说: “生女孩, 有什么就吃什么; 生男孩, 吃什么就有什么。”这里“有什么就吃什么”和“吃什么就有什么”在文字上没差别但因语序的顺序改变, 所表达其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也就活脱脱地表现得淋漓尽致!

日本原首相竹下, 不仅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, 而且对汉语颇有研究。他在任大藏相(相当于我国的财政部长)时, 居室内有幅画题为“竹有上下节”。在竞选首相的日子里, 他将题字调动词序, 变成“竹下有上节”。这样一来, 不仅仍切合画意, 而且一语双关, 即暗含“竹下”这一姓氏, 又以争“上节”为喻, 表现出竞选一定要成功的决心, 可谓独具匠心, 别出心裁。

是“雀”不是“鹊”

王来

小学生语文课本里, 选了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, 诗曰: “白日依山尽, 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, 更上一层楼。”课后考查时, 常有学生把诗题中“雀”写成了“鹊”, 大概是受“鹊”的影响所致。

但是, 近年在部分省编三年级语文教材中, 不知何故“雀”换成了“鹊”。而同期人教版一年级语文教材上仍是“雀”。又, 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的一套《唐诗300首》(图文本), B册第96页印的也是这首诗, 题目中是“鹊”, 简析中却是“雀”。到底是“雀”还是“鹊”呢。查字典是查不出答案的。

这就需要作一点历史的考证。《汉书·地理志下》记载: “武威郡有鸛鸟县。”后王先谦在《早唐书》中补注: “鸛鸟”读曰“鹳雀”。周寿昌又校补: “唐人有鹳雀楼。”新版《唐诗300首》“简析”也说: “鹳雀楼是唐代河中(今山西永济县)的名胜, 楼高三层, 可俯瞰黄河和中条山, 令人眼界开阔。”可见当年诗人王之涣登楼赋诗的地方叫鹳雀楼, 所用的“雀”字是沿袭前朝。依据实情, 以“鹊”为“雀”是不对的, 盼省编教材能早改“鹊”为“雀”。

此“碳”岂能烧

李耀辉

用炭火烧烤食物, 本是我国一种传统的食品加工方法, 它可以使食物带有独特的芳香。近些年来, 日、韩文化颇为流行, 日、韩料理也成为一种饮食时尚, 原本是国产的烹饪方法一下子火爆起来。“炭烧”这一来自日语的新词, 也随之频频现身于各种食品包装, “炭烧咖啡”“炭烧月饼”“炭烧牛排”等店遍布大街小巷。遗憾的是, 不少地方将“炭”为“碳”, “炭烧”成了“碳烧”。

笔者近日查阅了几种日语辞典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《日语汉字读音速查词典》收有“炭烧”这一词条, 没有“碳烧”。北京出版社1993年引进出版的权威日语词典《例解新日汉辞典》, 同样只收录“炭烧”, 而没有“碳烧”。该辞典中收录了“炭烧”的两个义项: 一、烧炭, 烧炭人; 二、(烹饪)炭火烧烤, 并且举了“炭烧牛排”的例子。可见, 在日语中, 表示“用炭火烧烤食物”这一语义时, 用的汉字只有一种——炭烧。

炭烧食品用的燃料, 是“木炭”或“煤炭”。“炭”字出现得很早, 本义是指木炭。《说文》解释说是“烧木余也。从火, 岸省声”。木炭是由木材(薪材)经过炭化或干馏而得的固体产物, 能够直接燃烧发热。成语“雪中送炭”的“炭”, 正是指这种可以直接烤火用的木炭。煤炭则是古代植物埋在地下, 经历复杂的化学变化和高温高压而形成的。烧烤食物时, 一般是在一盆炭火上安置一张铁丝网, 将生的食品在铁丝网上炙熟。木炭和煤炭都是可以作燃料的, 而“碳”则不行。

“碳”不是燃料, 而是一种化学元素, 其化学符号是C。作为一个化学新字, “碳”字的产生是很晚近的事。近代化学在我国发展较迟, 我国最早由官方公布的《化学命名原则》, 始于1934年。几十年来, 化学家们陆续制定了200多个化学新字, 包括109个元素名称。其中一部分化学新字, 是按照形声造字的方法创造的。如: “锂、钠、钾、铀”均为金属, 故形旁为钅, 声旁则是国际通用名的谐音; “碳、砷、碲、砹”等是非金属, 形旁为石, 声旁也是国际通用名的谐音。

化学元素是肉眼看不见的, 怎么能拿来烧烤食物呢?“碳烧”“碳烤”一类的说法, 显然不合情理。

巧补漏字 意蕴顿生

吴友智

在题画、题诗词时, 难免会发生漏字的意外。如何补救? 不妨看看下列大家的做法。

唐代文学家王勃写的《滕王阁序》, 堪称千古名篇。相传当年王勃题写此文时, 最后一句为“阁中帝子今何在? 槛外长江自自流”。空了一个字, 引起人们百般猜测, 很多人试着填字, 却始终不够恰切。

都督阎伯舆急忙下令: “快马先追王郎, 千金求其一字。”衙卫追上王勃, 说明来意, 王勃一笑, 说: “我将这一字写在你手心里, 你一定要握紧拳头, 见了都督方可伸掌, 否则此字会不翼而飞。”衙卫得字返回后, 立即找到阎都督, 在他面前伸开巴掌。阎都督一看, 竟空无一字。

阎公自语: “怎么会空空如也, 空空如也呢?”猛然一惊: 莫非是一“空”字? 这个“空”字漏得堪称艺术, 补得更为绝妙, 正所谓, 巧补漏字, 妙笔生辉, 意蕴顿生, 千年来一直传为佳话。

明代大学士解缙奉命为皇上朱棣的一把象牙折扇题诗, 便将王之涣的《凉州词》飞龙凤舞地写上了扇

面。正在皇上连声称好之际, 解缙的政敌朱高煦发现他丢了一个“间”字, 便奏道: “解缙自恃有才, 欺君妄上, 嘲笑皇上不懂诗词, 应杀无赦。”皇上一细看, 便大发雷霆。解缙听后心里也一惊, 但脑中急转之后, 镇定地笑道: “这扇面上的画确实有《凉州词》的意境, 但我不敢照抄原诗, 只是按它的意境另作了一首小令, 请皇上明鉴。”然后, 他拿过扇子大声念道: “黄河远上, 白云一片, 孤城万仞山, 羌笛何须怨? 杨柳春风, 不度玉门关。”读法一变, 原诗顿时变成了一首小令, 一场性命攸关的危机, 就这样被机智诙谐地化解了。

民初名画家郭镇擅画花鸟。一次, 他绘桃花和黄鹂图各一幅赠友人, 请书法家赵平题诗配画。在桃花画幅上, 赵误将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中的“桃”字写为“梅”字; 在黄鹂画幅上, 又误将“黄鹂楼中吹玉笛”中的“黄”字写为“白”字。写成, 赵老灵犀妙想, 在“人面梅花相映红”下补上一句“桃花流水杳然去”; 在“白鹂楼中吹玉笛”下补上一句“黄鹂一去不复返”。

当代著名书法家费新我先生, 有一次面对一群客

人挥写孟浩然的《过故人庄》, 当写到“把酒话桑麻”一句时, 不留神漏掉一个“话”字。观者无不为之惋惜。只见费老略思片刻, 便坦然自若地在诗后用小字补了“酒后失话”四个字。旁观者无不抚掌称妙。因为这四个字一语双关, 既说明诗中“酒”字后少了一个“话”字, 以示阑如; 又表明歉意: 酒后失语, 敬请原谅。

上世纪末, 河南郟县三苏园(苏洵, 苏轼, 苏辙父子三人遗骨及衣冠合葬地)竣工后, 请国内百多位造诣高深的书法家书写了180余篇苏轼的诗、词、文, 并刻碑成林。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也参加了这项活动, 他挥笔而就的是东坡名句: “堆几尽埃简, 攻之如蠹虫, 谁知圣人意, 不在古书中。”不知何故, 三苏园最初收到的启功手笔, “谁知圣人意”中的“知”居然空缺! 经园方提醒, 启功先生补上一字, 并对左右感慨: “在东坡面前, 我确是少‘知’啊!”此语既坦然承词漏掉了“知”, 更谦恭地表明了要像东坡那样求“知”的心迹, 意味深长, 堪称高妙。

“唇枪舌战”是拉郎配

邹佳明

翻阅书报, 频频遭遇“唇枪舌战”: 男人女人谁更聪明? 英国学者意见不一, 媒体报道说“男女智商孰高孰低, 英国学者唇枪舌战”; 大学生以辩论的形式宣传环保, 新闻标题是“首都高校学子唇枪舌战宣传环保”; 卧龙生《飞燕惊龙》第三十六回回目就叫“唇枪舌战”……看来, “唇枪舌战”的误用, 形势已颇为严峻。

查遍各种辞书, 没有“唇枪舌战”, 只有“唇枪舌剑”。唇枪舌剑: 唇如枪, 舌似剑, 形容争辩激烈, 言辞犀利。亦作“舌剑唇枪”。鲁迅《京派》和“海派”: “……在许多唇

枪舌剑中, 以为那时我发表的所说, 倒也不算怎么分析错了的。”陈毅《满江红·送周总理赴日内瓦》词: “换唇枪舌剑, 议倾坛席。”

“唇枪舌剑”是个常用成语, 怎么会被错成了“唇枪舌战”了呢? 原来, 都是“舌战”一词搅的局。

舌战, 顾名思义即口头交锋。《三国演义》第四十三回: “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”, 可谓如雷皆知。前些年大学生辩论赛盛极一时, 1993年复旦大学代表队“舌战狮城”, 在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上一举夺魁,

堪称年度盛事。后来出版的《狮城舌战》一书, 也成为当年全国的畅销图书。

凡称得上“舌战”的, 自然会有“唇枪舌剑”的场面; 既然到了“唇枪舌剑”的程度, 自是“舌战”无疑。正因如此, “唇枪舌剑”和“舌战”常被人们拉扯到一起, 拼凑出一个似是而非的“唇枪舌战”。然而, 容易混淆并不等于容许混淆。“唇枪舌剑”原本是由两个比喻组成的并列结构, 对仗工整, 节奏铿锵, 有一种形式的美感, “舌战”一掺和进来, 不但这种美感荡然无存, 而且在表意上也显得模糊不清。



绽放 王铭摄

“九州”的来历

郑永川

分, 其实这一传说并不可靠。远古时代, 初民择水而居, 我们的祖先想来最初聚居在九块陆地上, 这些陆地被水包围着, 故统称为“九州”。从此以后, “九州”成了中国的代名词。

“九州”的名称, 历来说法不一。《尚书·禹贡》中记载的是: 冀州、兖州、青州、徐州、荆州、扬州、豫州、梁州、雍州。《尔雅·释地》中有幽州、营州而无青州、梁州。《周礼·夏官·职方氏》中有幽州、并州而无徐州、梁州。这些州本是以水文为标志的地理区划名称; 秦、汉统一中国以后, 加强了中央集权, 实行了郡县制, 则成了行政区划名称。今天不少地名中的“州”字, 无疑是历史上行政区划的遗存。

既然“州”字已移作他用, 于是人们又创造了一个“洲”字, 专指水中的陆地。“洲”是“州”的后起字。这个“洲”字指称的对象可大可小, 大的如欧洲、亚洲, 小的如鹦鹉洲、橘子洲, 它们或者被海水包围, 或者被江水、河水包围。《诗经》的用字变化, 也许可以看出州、洲的演变过程。“关关雉鸣, 在河之洲”, 这里的“洲”字在最初版本中作“州”, 指水中的沙滩, 《说文解字》“州”字字头下引的便是“在河之州”; “洲”字出现以后, 逐渐以“洲”代“州”, 现在《诗经》的通行版本均为“在河之洲”。

在州、洲已经明确分工的今天, “九州”写为“九州”, “五洲”写为“五州”, 是错误的。

《无间道》迷了“道”

戚卫豪

然而, 认真观看这段字幕, 细心的观众也许会发现一个问题: 这部电影的名称是“无间道”, 而字幕中介绍的却是“无间地狱”。两者是一回事吗? 回答是否定的。

按照佛教的教义, 通往“涅槃”这一最高境界, 可以分为“四道”, 也就是要经历四个阶段。第一是“方便道”, 这是斩除烦恼、获得功德的最初阶段; 第二便是“无间道”, 由此开始无遮无碍、不为烦恼所惑的修行; 第三称为“解脱道”, 告别尘世的牵挂, 证得“正理”和功德; 第四是“胜进道”, 进入修行的最后冲刺。这“四道”实际上是佛家一切修行方法的概括。

而“无间地狱”和“无间道”风马牛不相及。“无间地狱”旧作“阿鼻地狱”, “阿鼻”是梵文 Avīci 的音译。据佛教经典《俱舍论》卷十一介绍, 无间地狱位于南瞻部洲之下“二

万由旬”, 地狱深广亦“二万由旬”。所谓“由旬”, 即古印度计算距离的单位, 一由旬相当于帝王一日行军的路程。凡是造“十不善业”重罪者, 皆要堕入无间地狱接受惩罚。为什么“阿鼻”意译为“无间”呢? 这是因为堕入者“受苦无间”, 永无解脱的希望。他们面临着五种“无间”: 一是“时无间”, 每时每刻都在受罪; 二是“空无间”, 从头到脚都在受罪; 三是“罪器无间”, 各种刑具无一幸免; 四是“平等无间”, 无论男女概不赦免; 五是“生死无间”, 死了再死, 但用刑从不间断。

由此可见, 把“无间道”当成无穷无尽的失败、苦难, 或者无法摆脱的陷阱、深渊, 都是以讹传讹的结果; 当成敌中有我、我中有敌, 两者之间没有间隙的险恶道路, 更是一种望文生义。